

說文解字注匡謬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九曰似是而非

弋 古文一 注云此書法後王尊漢制以小篆為質而兼錄古
文籀文所謂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
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篆皆古
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
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弋弋弋也蓋所謂即古文而異者當
謂之古文奇字

按古籀之文中豐而首尾皆銳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籀
而以小篆法書之既定一字為正文兼取其異者為重文錢少
詹事大昕曰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

字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弋弋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弋弋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為秦篆別求所為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其言明確可信許書正文之外凡有合於六書者備載之皆別體也是以重文古籀或多至三四字孫氏星衍云言古籀者明本字篆文言篆者本字即籀古文與段說同亦未見及此段氏既持此論而獨不能謂一二三之非古文乃曰弋弋弋當為古文奇字此曲說亦遁辭也全書所載古文多矣能辨析某某為古文某某為古文奇字乎抑惟此弋弋弋為奇字乎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即新莽時六書所云二曰奇字也凡此全無說文皆曰奇字皆下

云一曰晉即奇字誓其不言者未可臆斷

天 注云顛者人之頂也以為凡高之倂始者女之初也以為凡起之倂然則天亦可為凡顛之倂臣於君子於夫妻於夫民於食皆曰天是也

按釋天為顛言其至高謂可為凡顛之倂則不可通臣於君子於夫妻於夫曰天尊之如天也民以食曰天謂民以食為本鄙食其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是也非顛之謂天可訓顛而顛自訓頂凡言顛者不能倂天樹顛不可云樹天草顛不可云草天山顛不可云山天餘如木顛石顛牆顛嶺顛巢顛塔顛巖顛崖顛高顛之類何可勝舉易顛為天則不成文理矣

禘 注云此蓋壁中尚書作禘也既倂古文尚書作紫矣何以云壁中作禘也凡漢人云古文尚書者猶言古本尚書以別於夏

侯歐陽尚書非其字皆倉頡古文也儀禮有古文今文亦猶言
古本今本非一皆倉頡古文一皆隸書也如此字壁中簡作禘
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知禘即小篆柴字改從小篆作柴是孔氏
古文尚書出於壁中云爾不必皆仍壁中字形也縱禘於柴下
者猶周禮既從杜子春易字乃縱之云故書作某也

按許敘篆文合以古摛定一字為正文其合於六書者兼存之
以為重文全書中所載重文多矣柴下有禘非有異例也錢少
詹事云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併經以顯
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
此柴下引書云至於岱宗柴即所謂併經以顯之也禘古文柴
从隋省即所謂不著書名而兼存者也竹部籀引夏書惟箇籀
楷重文籀云古文籀从輅與此同說文敘云其併易孟氏書孔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如社引春秋傳句龍為社神重文社云古文社璿引春秋傳璿弁玉纓重文瑤云古文璿瑁引周禮天子執瑁重文瑁云古文省非上篆為後人改定之本下篆為古字也謂尚書壁中古文孔安國以今字讀之改从小篆許書存壁中舊蹟乃臆斷之詞即如玉部玼下重文蟻云夏書玼从虫賓言部譙下重文誦引周書王亦未敢誦公門部闕下重文闕引虞書闕四門手部撻下重文遘引周書遘以記之虫部蠡下重文裁引周書我有裁於西土土部塗下重文聖引虞書朕聖說珍行斤部斷下重文剡引周書昭昭猗無他技本字皆不引書而著於下篆豈孔安國未以今字改定抑許叔重自亂其例也段氏每立一說自謂讀書具隻眼窺見著書之悞而不知意想傳會之貽誤後學是當亟為糾正矣周禮

杜子春易字并易其義非此之比亦不應牽引作證

禪

注云禪訓祭天似當與柴為伍不當厠此

按禱崇禳禴禪禦禘禘類厠必謂當與柴伍乃固滯之見

禦

注云後人用此為禁禦字古只用御

按禦古作御古人用字然也爾雅釋言禦禁也則禦之為字亦久矣許書不備言各義非後人增入

禘

注云周禮注禴刮去也疑禘乃禴之或體已上三家疑後人

所增

按許云禴會福祭也則不當以禘為禴字之或體已上三家謂禴禦禘也封禘之字古亦作禴然从土專指除地禴則祭名禦見爾雅當非後增

禘

祭具也 注云山海經雜駘經皆作禘王逸曰禘祭米所以


享神郭璞曰精祭神之米名疑許君所據二書作禘

按許云祭具非祭米

改瑀篆作玉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 注云各本篆作瑀解云从王有聲今訂正史記公玉帶索隱曰三輔決錄注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从王音畜牧之畜此可證唐本但作玉不作瑀廣韻一屋云玉音肅朽玉此說文本字四十九宥云瑀音黜此從俗字玉篇玉欣救思六二切此說文本字瑀許救切引說文朽玉也此後人據俗本說文所增佩觿曰玉有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為玉郭云別為玉者謂玉石字點在三畫之側欣救息足相逐三切點在二畫之側也蓋後人以朽玉字為玉石字以別於帝王字復高其點為朽玉玉姓字以別於玉石字又或改說文从王加點為从王有聲作瑀以別

於玉石字也朽玉者謂玉有瑕剗故从王加點以象形淮南書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朽同音史記簡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从王加點謂可指示也畜牧字依說文本作畧許救許六二切玉音同之杜陵玉姓音肅雙聲也

按段氏以玉為說文本字玉珣為後人據俗本增言之確然無疑者其故有三小司馬述摯虞說玉字明引說文珣字解義一也玉珣皆訓朽玉明為一字二也玉篇玉石之玉作玉姓及玉工之字作玉部首玉下即出玉字而珣字列於部末極似孫強陳彭年輩所增三也殊不思玉字說文作王隸乃加點廣韻二沃一云隸加點以別王字佩觿云玉有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為玉即指篇韻所載玉玉兩字一點在三畫之側一點在二畫之側而言是郭忠恕明謂玉字音隨義異俗乃以點之上下

別之且王字古文作下畫之上左右有兩筆非右旁加點朽
玉必非瑕刮之謂段氏凡造从王有點之文而以史記玉有瑕
釋之謂加點以象形如所說則解內當有象形二字不待段注
補言之說文丹象采丹井。象丹形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
玉加點不必是瑕刮之形字作玉非篆非隸不今不古

琢 周禮曰琢圭璧 注云典瑞曰琢圭璋璧琮疑此有脫誤
按上文言圭璧上起北琢又證以周禮言圭璧則璋與琮統之
矣許書多不舉全文非脫誤

刪瑤篆 玼下注云玼之或體作瑤詩君子偕老二章三章皆曰
玼兮玼兮是以二章毛鄭有注三章無注或兩章皆作瑤內司
服注引瑤兮瑤兮其之翟也又引瑤兮瑤兮其之展也可證淺
人分玼屬二章瑤屬三章畫為二字又於說文增瑤為訓釋今

按段因小徐本少瑳字張次立補入遂謂說文本無實則次立所補各字不必無一是也玉部依鉅增瑱篆固非而補瑳不誤錯本偶遺此字耳詩君子偕老毛傳玼鮮盛兒三章無注至鄭箋並未及玼字之解沈氏謂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有注陸元朗檢王肅本不如所言然云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不以為誤周禮內司服釋文云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是第二章作玼三章作瑳非淺人畫為二字二義詩禮本或前後俱作瑳無前後俱作玼者且瑳字非止一義詩竹竿巧笑之瑳毛傳瑳巧笑兒淇澳如切如瑳唐石經作瑳後人磨改從石旁其迹猶可辨識禮記大學釋文作如瑳足證瑳玼非一字瑳為經典屢見之字說文有此篆明矣

玼 注云玼珠珠之有聲者七字當作玼蚌之有聲者六字玼本
是蚌名以為珠名韋昭曰玼蚌也

按此承上文淮水出玼珠申言之曰玼珠珠之有聲者改玼蚌
之有聲非許意

刪 萋篆移萋解於務下而刪務解 注云鉉錯本皆作萋从艸稜

聲鉉本萋下又出務篆云卷耳也从艸務聲錯本無務張次立
依鉉補之攷後漢書劉聖公傳戰於務鄉注曰務音莫老反字
林云毒艸也因以為地名廣韻務毒艸武道切又地名據此則
毒艸之字从力不从女明矣玉篇云務莫屋莫老二切毒艸也
此顧野王原本而務下引說文卷耳也又出萋字莫候切引說
文毒艸也此孫強陳彭年輩據俗本說文增之今改正篆文作
務毒艸也而刪務卷耳之云

按此因廣韻有務無菑遂立意刪菑存務也據所傳引足以惑人視聽不知錯本少務字張次立補之而菑則二徐所同有者玉篇菑引說文云毒艸也務云毒艸也說文云卷耳也上句非說文故下引說文以別之可知許書並不以務為菑矣後漢書注引字林未可據改段氏臆斷玉篇之不引說文者為顧野王原本其明明引說文者為孫強陳彭年輩所增不特不信玉篇亦不信二徐并不信許叔重刪說文本有之菑獨存務字而易其解義專己自用不可為訓

菑 不耕田也 注云不當為反字之誤也爾雅田一歲曰菑毛詩傳馬融虞翻易注皆用之韓詩董遇易章句皆曰菑反艸也與田一歲義相成

按不乃謠字孫氏星衍陳氏鱣皆云不當為才才耕田謂始耕

田也許本爾雅一歲曰菑為說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艸為菑大田詩鄭讀倣載為熾菑正義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艸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菑也作反耕田則於反艸義晦而田一歲義亦不顯

菑 注云周禮菑氏掌殺草菑或作夷古菑音同夷故鄭云字從類類謂聲類也大鄭從夷後鄭從菑而讀為芻作菑者乃俗字猶稻人芟夷字俗作芟芟也月令燒菑蓋亦本作燒菑許君說文本無菑字淺人所屏入也

按周禮釋文字或作菑謂有作菑者非經文從俗而菑為正字也先鄭從夷後鄭云菑讀如芻小兒頭之芻書或作夷此皆芻草也字從類耳鄭以夷菑皆芻草故云字從類大鄭注之上文先云書菑或作夷後又解或作夷者其字從類經文萌之夷之

芟之耜之皆除艸也賈疏云人髮之髻从髮雜草還草下為之亦通月令燒雜注云雜謂迫地芟草也引雜人職夏日至而雜之是後鄭作雜不作雜釋文亦不云鄭作雜也乃云說文本無雜字詎可信乎

古文采 注云惠氏棟云尚書平秩平章平字皆當作采與古文平相似而誤按此臆測不可從

按許云讀若辨同其音并同其義也鄭氏尚書作辨章云辨別也音義與采合而文異偽古文乃作平惠定宇說不誤段氏作古文尚書撰異以東晉古文之三十一篇字字不可移易錢辛楣宮詹言其為偽古文訟寃此以惠氏為臆測非從善服義之公心也

審 篆文案从審 注云然則案古文籀文也不先篆文者从部

首也

按許書正字下有重文曰古文曰籀文曰篆文說者謂重文是篆籀則本字古文本字為古籀則重文是篆似得之矣然細審全書義例則所見尚淺亦甚滯也許敘篆籀古文之例已於上字下詳言之

據 注云錯本有仁至反三字與十三篇二字反語同是朱翱不謂據即牝字而謂據乃二歲牛之正字也疑錯本本不誤後人用鉅本改之未刪朱氏切音耳龍龕手鑑引玉篇直利反顧野王亦不云籀文牝 又林下注云慘字从參故為三歲牛牝字从四故為四歲牛則據字从貳當為二歲牛矣而謂據為籀文牝字二四既不同數且四之籀文作三則牝之籀文當作拉凡此乖刺當由轉寫脫繆宜易之曰牝牛體長也據二歲牛慘三

歲牛牯四歲牛則可讀矣而非可無徵專輒也

按貳副益也廣韻云亦攜貳變異也疑也敵也又姓玉篇云副也代也敵也並也離也畔也貳非數名不得謂二歲牛當从貳玉篇牛部牯思二切四歲牛據籀文乃云顧野王亦不云籀文牯何以孰視無覩龍龕手鑑俗僧野書不足據未可云行均所見為顧野王原書今本為陳彭年輩所增易也扶瑕摘繫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真說文之魔障也未即改篆知無徵專輒之不可在段氏已極謙謹

牯 注云築誓今惟淫舍牯牛馬大小徐本皆無淫舍二字今刊本妄增之此許偶遺二字非必許所據尚書少二字也惟大放牯牢之牛馬故令無以獲穿傷牛馬若牛馬在牢中獲穿安得傷之

按許所據作今惟牯牛馬非偶遺二字淫舍之言大放既大放所牯則牛馬無牯者下文何以云無敢傷牯乎鄭注周禮難氏職云秋時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柴誓曰啟乃獲斂乃阱則不解為獲穿傷牛馬可知段氏謂東晉時所上書其三十一篇與孔安國馬鄭本同故於此又曲為迴護

犧 宗廟之牲也 注云魯頌享以騂犧毛傳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鄭云犧純毛也說犧與許異

按許言其所用毛鄭言其命名之義非異說

嘒 嘒兒 注云釋元應書三引說文皆云嘒嘒嘒兒也廣韻十九鐸廿六緝皆云嘒嘒嘒兒釋行均書同說文古本當先嘒字云嘒嘒嘒兒也次嘒字云嘒嘒也今嘒字嘒字厠兩處無嘒嘒之語蓋口部脫誤多矣

按玉篇嘒噍也嘒噍兒類篇引說文同是二書最為遵守說文者玉篇雖經孫強陳彭年輩增益重修顧氏體例尚可循求而得溫公於說文所有之字咸所援引皆可信也嘒噍次第玉篇與許大略相同今本說文當非脫誤元應在唐初乃顧野王之後據之而證以廣韻龍龕手鑑之說解并欲更易次第以就其全書通例之說謬矣嘒訓噍訓嘒為噍兒不必嘒噍聯綿

速

籀文迹从束

注云釋獸鹿其迹速釋文本又作麋素卜反

引字林鹿迹也速正速字之誤周時古本云其速速速之名不嫌專繫鹿也曹憲疎音匹迹反集韻迹或作跡然則字林从鹿速聲素卜反之字紕繆實甚或以竄入爾雅或以麋入說文鹿部麋麋二字之間其誤可不辨自明矣

按速即迹字如釋獸其迹下仍查本字則不可解石鼓文麋鹿

速二字从束不从束作速速則不成文理可見爾雅之速非竄入鹿部麀豕亦非從人屣入矣字林作麀本諸說文不為紕繆

邁

注云鷓馬小兒从馬垂聲讀若筭則邁不得讀若住倘云會意則又無取馬小也疑此字當在十六十七部下文讀若住三字當在从走豆聲之下豆主同部

按段氏審於韻學定十七部為六書音韻表然不可以律許書益稽古而求其音得之時有未盡叔重去古未遠學有家法師讀相承今人不能遞通也且許又烏知所謂十七部者玉篇邁竹句切廣韻十邁邁中句切住字同部有中句長句持過三切中句切之音即許所謂讀若住也逗訓止音豆正音也亦讀作住姓也出何承天纂文非許所知

速

虞書曰旁速屣功 注云今堯典之方鳩僇功也人部僇下

作旁救倂功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尚書古文作方今
文作旁然則此所倂者今文尚書也 又倂下注云作方鳩者
古文尚書也作旁速者歐陽夏侯尚書也走部速下倂旁速倂
此作救彼作倂皆駁文

按說文書倂孔氏則言書者不得謂之今文速下云虞書曰旁
速倂功倂下云虞書曰旁救倂功同一引經而文異書中如澹
々从距川又作審畎澹距川天用剝絕其命又作天用勒絕若
顛木之有粵榦又作若顛木之有粵枿其他所引各經亦多異
文非今古文之別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
互異如周禮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三家與故書讀法各異而
文字因以改變此其證也毛刻大徐本倂下引書作方鳩與小
徐異與正義本同段目為古文段知梅氏二十五篇之偽而信

三十一篇之字句無一非孔氏原文以方為古文則不得不以旁為今文矣許亦有采用今文者不偁書如峒下引峒缺峒谷不偁虞書知峒為今文峒下引虞書至於峒谷知峒為古文是在好學深思尋古人之義例而後可與言讀書也

跪 拜也 注云手部曰捧首至手也按跪與拜二事不當一之

疑當云所以拜也後人不達此書所以字往往刪之

按拜必先跪古書簡質故云拜也著所以字則不通跪云長跪乃今所謂跪段亦云係於拜曰跪不係於拜曰跪也

跨 注云踧躑躅步踏踐七字一氣銜接不當中絕以跨字疑許書本無跨字又部之中釋曰跨步也跨步當為夸步夸步者大步也大張其股曰中必云夸步不云大步者中夸雙聲也後人改中作跨玉篇云中與跨同其明證也

按蹴訓躡踐訓履躡躡訓蹈躡躡訓踐跨訓渡非不銜接又部之中釋云跨步正說文有跨字之明證玉篇中與跨同說文一義兩體之字甚多豈容偏廢段於跨下云此恐跨之異體此則說之通者

諸 辯也 注云辯當作辨判也辨下奪詞字諸不訓辨辨之詞也白部者別事詞也諸與者音義皆同釋魚前奔諸果後奔諸獵諸即者郊特牲或諸遠人乎亦作或者遠人乎凡舉其一則其餘謂之諸以別之因之訓諸為眾或訓為之或訓為之於則於雙聲疊韻求之

按徐鍇曰別異之詞又引釋魚前奔諸果二語故段云當作辨又云奪詞字且備言各義然諸字之用廣矣段舉之未盡也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郭注皆言辭辯給也此許所本凡一字

僅瑞景跋及德下注云小徐本作方塲今查任
刻小徐本正作方塲與神山先生信毛刻大徐本
作方塲正相反

數義者許書多不備言故未及他義辯非誦字也

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注云此句或謂即大雅古訓是式或謂即毛詁訓傳皆非是釋文於抑告之詁言下云戶快反說文作詁則此四字當為詩曰告之詁言六字無疑毛傳云詁言古之善言也以古釋詁正同許以故釋詁陸氏所見說文未誤也自有淺人見詩無告之詁言因改為詩曰詁訓不成語耳

按錢氏大昕連篆文讀詁訓為句又云許氏引書往往不舉全文詁訓即古訓是式善讀書者融會全書知其體例不為孟浪之言不以詩曰詁訓為不成語也抑詩慎爾出詁毛云善言也告之詁言毛云詁言古之善言也說文詔合會善言也毛許解義相同詁字訓乃釋文誤引因其誤而傳會毛傳為以古釋詁

欲據以改經惑之甚者也

詒 傳曰告之詒言 注云此當作春秋傳曰著之詒言見文六年左氏傳淺人但知抑詩故改之刪春秋字妄擬詩可僞傳也抑詩作告之詒言於詒下僞之又妄改為詩曰詒訓

按此正可見抑詩告之詒言許不作詒言也淺人能從事說文何至不知左傳何至不知許氏引左必言春秋傳曰既原文有春秋字不難檢書得之何至刪去二字而僞詩為傳似此愚而妄之淺人非段氏通儒無由測其旨趣矣

謾 詐也 注云息夫躬傳虛造詐謾之策師古注云謾詐辭也此蓋小顏所據說文作詐詞也淺人刪詞耳

按許云謾詐也與公羊傳何注同師古漢書注作詐辭非必據說文

馨 咨也改啞也 注云口部啞善也此云善啞也是為異部互訓各本改作咨者淺人為之耳謀事曰咨義不相涉

按段氏求勝於前人而果於自信銳意改易曾不孰思也經傳咨嗟字不可勝舉即如克典咨四岳及疇咨囿訓謀矣下民其咨不解為咨嗟乎何云義不相涉釋詁嗟咨嗟也此淺人能依爾雅亦復難得

敔 一曰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 注云此十一字後人妄增也樂記控楬注謂祝敔也控謂祝楬謂敔祝形如秦楠敔狀如伏虎不得併二為一敔者所以止樂上云禁也已包此物無庸別舉用此知凡言一曰者或經後人竄改

按解云控楬乃連文以明樂器下文形如木虎專言敔也並未併二為一上云禁也不包下義一曰以下十一字非後人增

敎 贅田也

注云元應書卷六曰三蒼敎敎相擊也卷十三曰

敎蒼韻訓詁作敎同苦文切下擊也說文橫搥也擊頭也據此則說文本無敎字後人增之其訓蓋本作擊也擊者旁擊也一誦為擊再誦又衍田莫能通矣李仁甫本尚無田字篇韻皆云敎擊也

按倉頡玉篇及廣韻蕭肴二部俱有敎字元應以敎為敎故引說文敎字解不得據其單詞謂說文本無敎字而後人增之也贅田之訓許必有所本後人不能憑空臆造古書亡逸者多豈可以非所經見意斷為誦鈕樹玉之言是也

與 注云此字淺人竄補當刪爽之作與爽之作與皆隸書改篆取其可觀耳淺人補入說文云此為小篆从攷既同何不先篆後古籀乎

按玉篇亦作重文與說文同廣韻則先與後爽篇韻非篆書而其字多本說文時有升降損益耳說文所載無以隸改篆者許定一字為正文其重文或篆或古或籀或連敘古文或連敘篆籀采錄之字多少不一段氏執己說以誣人謂下為篆文則上為古籀上為篆籀則下為古文有不能通斥之曰淺人竄改專己自用蔽孰甚焉

省 古文省从少囙 注云囙非也古文目作囙此與齒皆從之少目者少用其目省之用甚微也

按省字从省省从少古文則从少囙囙俱永切古取囙聲也非譌字少用其目語殊穿鑿

𧠨 改讀若畧牲之畧 注云各本畧作畜非

按段以畜訓田畜畧下云牲也畜牲之字本作畧故以畜為非

然桂下云畜牲段固未之改也玉篇畜許六切又許又丑六二切廣韻云豨產亦作畜產畜音許竹切又丑六許救二切周禮庖人掌供六畜注云六畜六牲也詩不我能惱反以我為讎傳云惱養也惱即畜字畜讎為韻呂氏春秋引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文于上仁篇善則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畜與讎協韻則此許救切作讀若畜牲無可非者左傳不以畜牲作畜義得通用

爰 引也 注云此與手部援音義皆同韻會作引也謂引詞也六字謂引詞也四字當出演說文援从手爰聲訓引也爰从爰从亏訓引詞也轉寫奪詞字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八字同訓皆引詞也

按爰訓引也不必詞字非轉寫脫落許書辭旨簡要不得以後

世文字律之亦不嫌爰援同訓也若本有詞字何煩後人以謂引詞之語申明之

俎 注云勳乃俎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洪邁所引皆可證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勳乃俎落或用改大徐本此皆不信古之過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俎落見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所引皆如是此作勳乃俎據力部勳古文勳則許所僞真壁中古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蓋孟子董子所僞者今文尚書也許所僞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僞今文尚書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以但言勳也或言放勳或言勳一也蓋當世臣民所僞不一也俎落何以但言俎也云俎則已足矣不必言俎落也

按尚書本無今古文之名伏生放於齊魯之間及鼂錯受書時

不謂為今文也自壁中蝌蚪文出乃謂之古文尚書列伏生本為今文安有孟子所傳而謂之今文哉亦自知其說之非乃強為之辭曰伏生本與孔安國本同出周時然則孔子刪書竟有兩本豈其然乎壁中古文孔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而已不得如段氏動輒以臆見區別為今古文也許氏引經時或亦不舉全文而此勛乃殂必係宋本轉寫脫落洪邁所據乃誤本耳言殂不必言殂落放勛則不可止言勛當世臣民所傳不一尤為繆說集韻類篇皆云說文引虞書放勛乃殂必是許書原本

骼 禽獸之骨曰骼 注云骨當作髀許據禮十七篇故云禽獸之髀曰骼也

按以髀為骼非許意

肺

金臧也

注云各本不完當云火臧也博士說以為金臧下

文脾當云木臧也博士說以為土臧肝下當云金臧也博士說以為木臧乃與心字下土臧也博士說以為火臧一例元應書兩引說文肺火臧也其所據當是完本但未引一曰金臧耳

按古人著書簡而有要不為煩詞一隅可以反三說文心字下云土臧博士說以為火臧而肺脾肝不言古文並非不完全書中舉一二以見義詳於此而略於彼往往有之其例可尋必以填詞按譜時文對股之法繩之謬已古尚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叔重五經異義從古尚書鄭康成駁之從今文尚書今心下先言土臧後舉博士說似仍以古文說為主眾經音義引說文肺火臧也或元應所見原書作火後人習知今文家說改之亦未可定然

總非段氏所謂不完兩家說於心篆著之餘者但舉其一也又說者謂五經異義先出說文晚成說文所言多有與異義不同者乃叔重後來改依今文故此脾肝肺從今文尚書祇于心篆詳博士說亦通惟段氏注不可用

牘

讀若粗牘 注云牘衍字

按牘即牘字故段寫作牘而以為衍文殊不思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即用本字漢書甄文志庶得麤牘師古曰牘粗略也音才戶反敎傳牘舉僚職晉灼曰牘音麤牘之牘師古曰謂大略也許以習用之文明其音如桑字云讀若春麥為桑之桑以方俗語曉人而徐鉉疑其非異文段氏以牘為衍字同彼誤也

轄

古文路从轄 注云當作路或从轄轉寫之誤也今尚書史

記皆作轄篇韻皆云轄同路若古文四聲韻即取諸誤本說文

也

按段氏以古文尚書漢未立學官史記漢書及諸儒所引皆今文而史記作籒明其非古文并以尚書作籒亦从或體非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為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敘云僞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仲止書不以為嫌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作籒楷其為古文矣故許曰古文籒从輅鄭注尚書本亦作籒乃古文也段謂史公有古文說而非言字从古文大謬義根於字非字何以見義梅氏書亦未改字段曲護偽書而於此又不信為古文

瑄 注云此疑出後人用風俗通沾綴許書祇當云古者管以玉

或从玉

按說解之文有詳有略書中似此者多非由沾綴

歸注云蓋壁中古文字如此孔氏安國乃讀為秩而古文家從之

按書有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鄭康成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古文尚書初出屋壁未有能識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安國先通伏生之書以此證彼古今文本不相遠因以識其字而通其義其文字不能相通者乃別為之說以名其家所謂古文說也豈有憑空指隸書某為古文某而以凡見寫定之又豈有盡易古文為今字

失其本來面目而尚倂為古文尚書者若安國以隸定其字即為古文說以授都尉朝等則增多之篇既定其字亦可說其義矣惟其為伏生所無未由參攷故依文寫定而不為訓詁所以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賈鄭諸君皆不以無師之學為之注也段氏作尚書撰異反覆辯駁其言云史漢儒林傳俱謂孔安國以今字寫定古文伏生尚書與古文尚書字既不同句之長短字之多少復大異非謂同字而一用隸書一用古文若合符節伏生歐陽書不可用以讀古文是以史記云以今文讀之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後人不察謂以伏生歐陽尚書校古文尚書則增多之篇又何藉以考定其義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二目絕無謂歐陽夏侯為今文尚書者晉以後古文尚書盛行始有言今文尚書以別之不得曲為之說

謂古有此名目殊不思以伏生書授之而異者乃別為說遞傳
至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為古文學增多之篇
無可考論故無說伏生所授夏侯陽所傳非科斗書故曰以
今之文字讀之非如魯以後言今古文名目史漢儒林所傳皆
謂以伏生書授古文段氏亦知伏生書互勘斷不能廢而謂專
倚伏書則文字不能盡通其讀其言似是而非也此艱字及玉
部古文瑋皆主孔安國易字之說先已駁論於此復詳辨之

卷 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 注云攸服當作條暢周
禮屯人注大雅江漢箋皆云芬芳條暢可證也

按許鄭非有二解字句不必彊同條攸尚可云形相似服與暢
無緣得誤也

飢 糧也 注云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飢或作飼經典

無飢許云餼食馬穀也不作飢馬此篆淺人所增故非其次釋
為糧也又非當刪

按古食人物之字作食飢為孽乳浸多之字不當刪

餼 一曰廉絜也 注云亦謂讀若廉絜之廉也轉寫奪若字

按玉篇引作一曰廉絜也廣韻餼廉也小食也明說文非作讀

若

疑 下平去也 注云下當為不字之誤也凡器無不下平者以

从之之意求之當是不平去反正為之也

按以反正為之為不平之意其說傳會穿鑿器亦非盡下平

按 注云鉅曰當从綏省聲因說文無妥字故云今綏下則又云

當作从介从安省抑思妥字見於詩禮不得因許書偶無妥字

而支離其說也

按爾雅白接棧陸德明音義云本或作接从委者古字从委者隸改也蓋爾雅本作接後人以習用之字轉寫作接鉅云當从綴省聲猶目睫之論說文本無妥字非偶脫今於段氏所增妥篆下詳言之

牀 注云今書將將牀壯狀將字皆曰月聲張參五經文字月部曰月音牆九經字樣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炊篆文出析之兩向左為月音牆右為片李陽冰亦云木字右旁為片左為月音牆許書列部片之後次以鼎然則反片為月當有此篆六書故曰唐本說文有月部蓋本晁說之參記文字一書非臆說其次弟當在片後鼎前矣二徐乃欲盡改全書月聲為牀省聲非也顧野王片部後出牀部則其誤在前耳

按說文部五百四十不容更增月部六書故據晁說之所傳唐

本說文未盡可憑五經文字另立片部玉篇片後出牀部不得以疑說文也南唐二徐時或未通許氏義例然用心不可謂不勤較張參唐元度遠勝若晁以道戴侗之徒不可同日語矣牀省聲之言亦非無理玉篇云𠂔女厄切又音牀廣韻十陽有𠂔小徐云从木片則𠂔之省象人裹身有所倚著至於牆壯之屬竝當从牀省聲蓋以許書無片潛心探索而得是說其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未可遽非也

囙

注云韻會云囙說文本作囙蓋小徐本有囙無囙

按古囙與禦通爾雅釋言禦囙同訓是三字義通非說文無囙字囙下徐鍇曰會意囙下徐鍇曰守禦之也謂小徐本有囙無囙誤矣

邾

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聲 岐 邾或

从山支聲因岐山以名之也 𡗗 古文邽从枝从山 注云
經典有岐無邽惟漢書地理志大王徙邽匈奴傳秦襄公伐戎
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邽或者岐之或字謂岐即邽之或體也
又云因岐山以名之則又邽邑岐山畫為兩字矣考岐山見於
夏書雅頌漢志邽邑因岐山以名邽邑可作岐岐山不可作邽
辭綜注西京賦引說文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
以名焉此說文山部原文也疑後人移入於此而刪改之學者
讀此可以刪邑部之岐專入山部矣𡗗古文邽當作古文岐此
亦淺人改山部之文入此部耳亦當刪此入彼
按說文邽為正字𡗗為邽之古文岐為或體解云因岐山以名
之是山名作岐邑以山得名字从邑而邽岐得通用攷地理志
治梁及岐師古曰岐山在美陽即今之岐州岐山縣匈奴傳戎

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於岐下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師古曰岐山之下其字作岐又地理志賜受邽鄠之地師古曰邽亦岐字太王徙邽師古曰今岐山縣是邽祀志太王建國於邽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邽古岐字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亦曰邽古岐字是漢書邽邑作邽岐山作岐而小顏以邽為古字玉篇邑部邽云右扶風美陽縣西有邽山亦作岐古作岐山山部嵇山名岐同上是玉篇岐山亦作邽大致本說文而其字分屬邑山二部類篇邽云邑名岐云山名分入二部又皆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水鄉廣韻五支邽云邑名岐云山名亦州春秋及戰國時為秦都漢為右扶風魏改為岐州因山而名二書皆有山名邑名之列而注則同僞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云云此皆邽岐通用之證也西京賦注引說文曰岐山在長安

西美陽界山有兩歧因以名焉此辭綜合兩注而約舉其詞非原文也邾為邑名自當入邑部或體及古文自當在邾下且岐下曰因岐山以名之文甚明白其非說文本在山部而後人移入確然可信段氏欲從玉篇類篇之例反謂說文為後人所改非也替為邾之古文而云當作古文岐刪邑部之字入山部是謂武斷

賜 作虞書曰曰賜谷 注云各本少一曰字今補此古文尚書堯典文也

按鉉本作商書曰賜谷錯本作虞書曰至于賜谷其文互異當聞諸錢少詹事大昕矣大小徐本不同當以小徐為是蓋許君引虞書說非即書文如仁覆閣下謂之是天亦僂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賜谷後人因曰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段氏於賜谷

上增曰字以合堯典之文非也

昏 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 注云从氏省為會

意絕非从民聲為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从民作昏者俗皆遵用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泝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泝其亦真矣一曰民聲四字蓋淺人所增非許本書宜刪凡書內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謾也

按書中偏旁昏字啓路彝皆从民頤慙愴聞捨婚皆从氏段氏謂从氏是而从民非錢少詹大昕則云說文从日氏省一曰民聲氏與民音義俱列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或作昏民聲今附於昏下疑非許氏本文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晁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為氏也然則說文原是昏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認為氏省

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民聲于下其非許原文信矣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字皆作尸而偏旁从民者盡易為氏則昏之為避諱者筆無疑謂从氏省者淺人穿鑿傳會之說耳愚謂鉉本一曰民聲與許書例不合錢說是也六書故所據晁說之僞唐本未必皆確然可信此條似無可疑惟其為避諱所改是以後代更正未盡尚有沿襲舊字者說文昏字偏旁之篆所以或从民或从氏不能畫一也張參言从民之字避諱作氏斥其以昏類派亦非

旦 明也 注云明當作朝下文云朝者旦也二字互訓大雅板毛傳云旦明也此旦引伸之義非其本義

按旦从日見一上故曰明也徐鍇曰日出於地也則明為本義非引伸之義大雅昊天曰明明昊天曰旦傳云旦明也箋曰昊天

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邶風旭日始旦毛云謂大昕之時昕旦
明日將出也淮南天文訓曰日至於曲阿是謂旦明則說文云
旦明也乃古訓釋詁旦早也玉篇朝也曉也皆從明義紬繹出
之言明可包諸義段氏喜於立異以玉篇訓朝謂旦朝互訓欲
用以改說文與日部旦明盡改為且明同一執謬

崩 翌也 注云翌也未聞當作昱昱明也

按昱即翌

盟 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 注云再相與會四字當作再
朝而會再會六字轉寫之誤也

按原文詞意甚明非有謄脫

粵 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析古文言由析 注云古文謂孔氏
壁中書也伏作粵為正字孔作由為假借字併伏又併孔者明

假借也不曰古文粵作由云古文言由析者此僞經非說字也
嫌其無別也故別之孟康注漢書黎民祖飢曰祖古文言阻
按僞書孔氏古文叔重自敘云然書中時兼采今文之義則不
言書曰如賜谷僞虞書而場谷不僞書蓋全書之例也斷無以
伏生本為正字而附及古文者由字偏旁所有書無其篆容有
遺脫謂壁中書作由則未必然古文言由析五字錯本無之許
書凡言古文云古文作某不云古文言某某乃必曲為之說且
引孟康注以證之其辯慧惑人皆此類也賈侍中達許氏之師
所引尚書乃孔氏真古文段未之思耳夫引經所以說字何嫌
其無別而別之段謂梅氏書馬鄭同有之篇即孔安國寫定之
本此又以由為壁中本文尊信僞書而不自知其辭之不一也

寔 重文院

注云鉅錯皆非善本蓋此篆當从阝阮聲與自部

从自完聲之字別篆體及說解轉寫誤耳

按自部院堅也義與此異然以完聲阮聲別之則非

寔 音良久 注云說文少言音者當作讀若

按錯本無此三字此如瞿下又音衛非許語也

疔 小腹病 注云小當作心字之誤也玉篇云心腹疾也仍古

本也小雅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傳曰擣心疾也釋文本或作

瘡韓詩作疔義同

按毛詩作擣韓詩作疔師說不同字亦因之而異呂覽身盡疔

腫高誘注疔腹疾也玉篇作心腹疾不引說文謂仍古本乃肌

斷

瘡重文駘籀文瘡省 注云篇韻皆作瘡疑篆體有誤

按籀古之文往往筆畫省減未必是誤

伋 人名 注云以此為解非例也古人名字相應孔伋字子思仲尼弟子燕伋字子思然則伋字非無義矣人名二字非許書之舊也

伋 人名 注云非例也

按伋伋皆云人名是即許書之例也倩云人字女部妯娌諸字云女字其例同也所見非是

衣 注云覆二人則貴賤皆覆上下有服而覆同也

按以二人為貴賤兩等說近穿鑿孫星衍曰古文左作乙此當是象覆之形未為無見

襍 注云古緜緜字从糸不从衣淺人不得其解而增襍篆於此假令許有此字當與襍篆為類矣當刪

按糸部緜類也玉為云襍襍負兒衣也經錢貫也廣韻緜下

云然有類又孟康曰錢貫也俗作緜襜下云襜緜負兒衣緜襜
確然兩字博物志襜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高誘
呂覽注大略相同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襜緜李奇曰襜絡也
以縵布為之絡負小兒緜小兒大籍也師古曰襜即今之小兒
繡也張有曰襜緜別作緜襜非緜訓襜類是襜緜之襜从衣不
从糸惟六書故云緜織縷為之以負小兒於背者亦作襜論語
曰襜負其子以緜襜為一字又云負兒者不从衣从糸為是段
說實本戴侗而不明言復以不與襜類廁證說文本無此字非
也

類 頭類也 注云錯本與文選注合然恐有奪字耳

按鉉本頭類類大也錯作頭類也釋之曰頭大也申言頭大則
本文無奪字可知

頓

下首也

注云當作頓首也三字為句周禮大祝九拜一曰

頓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三者分別劃然不當頓首二字皆訓

下首明矣

按周禮鄭注謂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二者手皆至地頭亦皆至地故許俱云下首若渾言頓首其義未明何謂解字

衫

注云有部曰祿有文章也有文章謂之衫衫與文義別凡言

文章皆當作衫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訓造畫與衫義別又文

下注云錯當作造造畫者文之本義衫彰者衫之本義義不同

也

按許書采摭異文多矣祿即郁乎文哉之郁衫即黼黻文章之文祿有文章也說文不作衫彰凡言文章作文經典相承古

今習用乃正字非省便也段說似滯固推其立意則務在求異於人耳

印

按也

注云當作按印也淺人刪去印字按者下也用印必

向下故字从反印引伸之為凡按之僞

按此說穿鑿說文以反印說字形非言用印向下即取用印下按之義訓按亦足該括自淺人視之必加印字始明顯必不刪去也

岵

山有艸木也

注云有當作無許書同爾雅釋名而毛詩魏

風傳曰山無艸木曰岵山有艸木曰岵與爾雅互異竊謂毛詩所據為長岵之言孤落也岵之言茲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此有陰道故以言母毛又曰父尚義母尚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

此 山無州木也 注云無當作有

按詩正義曰釋山云多州木此無州木此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譌誤定本亦然正義之說甚允不必紆曲其義至毛云父尚義母尚恩以上慎旃哉兩句語意言之不謂此字之區別庭 宮中也 注云下文曰中庭則此當曰中宮俗倒之耳中宮

宮之中

按廂曰中庭而庭不必曰中宮玉篇庭堂階前也易偏戶庭禮言門庭檀弓注云寢中庭則當為宮中明矣說文又部廷朝中也此庭云宮中也分別庭廷二字之義可見許書全體貫通用意細密字句謹嚴未可輕言改易

廂 从广且聲子余切 注云篇韻皆七賜切與且聲不相應廣雅無廂有康疑許本無廂

按七賜切與且聲不相應或梁陳後音讀有異說文無康未可據廣雅以疑說文

穀

注云左傳晉有先穀字彘子蓋穀即穀字

按春秋傳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服虔注云食采於彘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彘縣即周厲王所奔地韋昭國語注曰彘晉地也左傳文嬴于注嬴季劉伯莊以此規杜正義明其不然而亦以為先穀之字攷晉語嬴季為士恭子亦嬴季是服注所云有明證矣改穀為穀彘謂名與字符其謬殊甚

驢

易曰乘馬驢如注云周易屯如雷如乘馬班如雷俗作連

宋時經典釋文不誤許所據蓋上句作駘如驢如乘馬二字誤文

按許書引經往往撮舉其辭未可凡斷

款 犬張斷怒也从犬來聲讀又若銀 注云此以犬來會意聲

字又字衍

按來字未詳犬張斷怒不必從來會意云讀又若銀是有兩音以聲字又字為衍又其說未確

忼 慨也从心亢聲一曰易忼龍有悔 注云一曰易三字乃易曰二字之誤淺人所改也忼之本義為忼慨而周易則假忼為亢淺人以忼龍與忼慨義殊乃妄改為一曰矣

按一曰易三字當是傳寫誤非後人改

躑 躑著也 注云著必是譌字不可解疑當作足部之躑躑躑猶今人所用躊躇也皆聚回不決之兒故从心

按著當為躑此凡測也躑躑二字不聯屬張有曰躑著猶豫也

別作躄躄非其說近是

患

从心上貫口亦聲

注云此八字乃淺人所改竄古本當

作从心貫聲四字毋貫古今字古形橫直無一定如目字偏旁皆作四患字上从毋或橫之作申而又析為二中之形蓋恐類於申也古毋多作串親串即親毋貫習也

按說文从心上貫口不得曰毋聲段以意說之非許義

漾

古文从養

注云漾者小篆漾者壁中古文如是今尚書作

漾者漢人以篆文改古文漢書作養者今文尚書用假借字也

史記作漾蓋亦本作養而或加之水旁因合乎古文

按遼固之書多有古文說非專用今文漾水作漾史記同是史記用古文之明證漢書作養即從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養字或加水旁之語以意度之非確論也說文以漾為古文

則漾為今文昭然矣

濁 注云釋水文已見上文此但云濁洧也已足不當復舉攷釋

名作尉不從水說文當同之濁篆乃淺人所增

按洧為激水聲不特濁洧連文故錯本洧字解作一曰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濁洧此濁字無二義故又言之不嫌複舉釋名亦作濁段所見本無水旁遂謂說文當同之以汪啟淑刻繫傳脫濁篆妄斥為淺人增也

汙 古文或以汙為沒字 注云此古文小篆之別也其義其形

其音皆別矣

按言或則古或用為沒字非無汙行水上之義亦非不讀如囚音也謂古文小篆之別左矣

否 注云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

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
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
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謫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矣
按孟子否不然也與史記唯唯否否不然同蓋古有此文法非
謫也趙注不也釋否以不如是釋不然非不可通

妒 改作妬从女石聲 注云各本作戶聲篆作妬今正此如柘
素等字以石為聲戶非聲也當故切

按五經文字作妬云作妒者非段氏所以必欲改篆也又不明
言所本乃曰戶非聲殊不思既讀當故切則十袂十一暮之字
不得謂非聲即依離騷讀素與妒韻十九鐸亦為聲類段氏六
書音韻表皆在第五部戶聲之不誤明甚玉篇妒重文妬廣韻
同二體通用而以妒為正字說文自作妒不如張參說也

姪

女出病也

注云病下當有容字廣雅姪姪容也然則謂女

出而病容姪姪然也廣韻有姪無姪唐喬知之杜甫詩皆用姪
姪字姪姪皆讀平聲疑姪姪同字長好兒

按廣雅姪姪容也不得紐合說文之訓女出而病容姪姪語殊
牽強列于力命眠姪方言眇姪欺慢之詞姪非一義也集韻類
篇俱姪姪同字何未之見而作疑詞

增妥篆云安也从爪女妥與安同意

注云說文失此字偏旁用

之今補釋詁曰安安止也又曰安安坐也毛詩禮經禮記皆以
安坐訓妥竊謂爾雅妥安坐止四字互訓知妥與安同意者安
女居於室妥女近於手好女與子妃皆以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故从之會意他果切綏以為聲

按爾雅妥安同訓詩禮以安坐訓妥是則然矣獨不思儀禮士

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注云委猶安也是委有安義安蓋手
隸體而楷字因之故今世所行詩禮爾雅刊本皆作委說文本
無此字非失之也凡偏旁所有从委之字隸書多改从委爾雅
白接棧釋文云接本或作棧此接字从委之證禮記禘記以其
綏服鄭注綏當為綏詩韓奕淑旻綏章釋文綏本又作綏此綏
字从委之證論語魚餒釋文本又作餒與說文魚敗曰餒合此
餒字从委之證廣韻云接俗作棧此接字俗从委之證徐錯疑
義篇言偏旁所有字諸部不見者為相承脫誤非著書時本無
而不及委字徐鉉於字之从委聲者皆識其疑二徐雖學問不
廣然尊信說文於其書用心勤矣信說文本無委字未可非也
女居於室數語其詞意紕繆非止穿鑿而已駁見前

岷 注云詩岷之蚩蚩傳曰岷民也方言亦曰岷民也孟子則天

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

按說文訓氓為民非有別也孟子兩句成文第二句曰氓文勢然耳非氓民兩義謂字从民亡為自他歸往之民未免穿鑿即所引氓詩豈自他歸往者耶

戰 盾也 注云盾下曰敵也必淺人所改循全書之例當云戰也二篆為轉注淺人不識戰為干戈字讀侯肝切乃改為戲戲見毛詩非常語不當以敵釋盾

戲戲皆當作敵

按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則說文以敵釋盾以盾釋戰無可疑者非淺人所改

旃 讀若振破之振 注云振不成字轉寫為旃考工記注火鄭讀為甫始之甫後鄭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許云方聲則讀同後

鄭放於此乎今公羊放作昉

按段知轉寫之謫而未達本文之旨錢少詹大昕曰廣雅鼓鞋謂之板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間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即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是其證也抵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為藁之類所言極精當

紫 帛青赤色 注云青當作黑穎容春秋釋例曰火畏於水以赤入於黑故北方間色紫也論語皇疏玉藻正義略同此作青者蓋禮器注所云秦二世時語民言從之至漢末猶存與許說必無誤轉寫者亂之耳

按以赤入於黑成青赤色故曰紫許說本不誤紫非青黑色

紉 从糸刺聲詩曰毳衣如紉 注云此十字當作从糸刺省詩

曰毳衣如荊說會意之指復證之以詩

按云刺聲非會意引詩以證其字明其義也段注又云偁詩毛氏毛固作莫何得云偁毛更非許書引經異文多矣且有兩引而互異者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或異叔重博覽羣言悉能通貫引據初無乖戾此其所以為命世通儒未可以拘泥說也

紕 詩曰素衣其紕 注云周頌作絲衣絲衣乃篇名素恐譌字

恆 常也 注云常常當作長古長久字祇作長淺人稍稍分別乃

或借下羣之常為之故至集韻乃有一曰久也之訓而篇韻皆無之此俗字之不可不正者也時之長與尺寸之長非有二義按常為古裳字然字非止一義也恆訓常其義該括長惟久遠及尺寸之長用之漢文帝名恆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然則淺

人自西漢時已有之必待二千餘年後有段玉裁者出始能正此俗字也

凡 从二二耦也从弓弓古文及字 注云篆體右象古文及之半而左引筆下垂內从一非从二也與說解不相應夫許既列之二部明言从二不宜乖異如是蓋轉寫既久謠奪之由豈有深思者許以先篆後古耦為經例先古耦後篆為變例變例之興起於部首部首為二則从二之凡當先列以一之凡當後之攷定其文當作弓取括而言也从二二耦也从弓弓古文及字此下又云凡篆文弓李斯省改古文漢人行之故許立文必如是妄人不知一移一奪乃使倉頡古文千古放佚許君凡例委於艸莽矣 又云江沅曰右旁作弓乃古文及之省也尸乃二之形而以上筆引長配右也當云从古文及省則得之矣

當作云篆文
弓皆素作弓
三所仍从三
比故氏遺字

按段氏創一說以為許君之例遇有不合必輟轉曲說以符其說至欲改篆增篆豈非謬妄江氏匡救其失仍依本篆釋之是也惟及字重文有三此凡字从古文之非从古文已也本書不誤不必云古文及者

町 田踐處曰町 注云此踐字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注曰田處迴韻注曰田坳坳者俗區字田處者謂人所田之處後人以二字古奧乃因下云町疇為禽獸踐處妄增之

按廣韻田處與田踐處之解非有二義不謂町為田也詩町疇連文毛傳云鹿迹隨文釋之據疇訓增字淺人當不至此顏注急就篇云町治田處

畷 兩陌間道也廣六尺廣上增百 注云各本無今補所以知必有百者攷工記曰徹廣六尺涂容一軌是陌容六尺也

按許謂兩陌間道廣六尺非謂陌廣

留 注云此謂其音讀闕也大徐居良切小徐玉篇同以置之音皮傳之而已竊謂田與田相乘所謂陳陳相因也讀如傲列之傲

按既謂闕其音讀何以各書居良切為非而竊擬其音

鍍 注云鍍字今三見於毛詩小戎毛傳曰沃白金也而車部軌下詩曰沃以醜軌引詩正作沃不作鍍知古本毛詩祇作沃沃即鍍之假借字古笑聲祭聲同部也金部本有鍍無鍍淺人乃依今毛詩補之

按詩陰荊鍍績毛傳云鍍白金也箋云鍍績白金飾績荊之環正義云以白金飾其相績之處鍍以醜軌箋云軌之醜以白金為飾也公矛鍍鈇正義云以白金為鈇蓋以金施於物故云飾

鄭明言以白金為飾非訓釐為金飾而正義乃云釋器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則白金不名釐言釐白金者釐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濯荆環非訓釐為白金也顯與傳箋違異六書故韻會皆主是說混釐為漢段氏從之因鉉本軻下引詩作漢遂謂毛詩祇作漢不知鉉本乃轉寫之謠繫傳正作釐也說文銀鏐釐三字相接皆訓白金云漢為鏐之假借金部有鏐無釐俱謬說

斯 以斤其聲 注云斯字自三百篇及唐韻在支部無誤而其聲在之部斷非聲也

按支之古通用段氏執必不可通之說故曰非聲

斛 斛旁有斛改斛旁有庇 注云斛旁有庇謂斛中有寬於方尺之處若作有斛是斛外有物名斛矣

按漢書律厯志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廐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今說文斛旁有斛非有兩義漢書作廐說文自作斛解釋斛字故云斛旁有斛言斛旁有此斛也何至誤會為斛外有物名斛改作廐是以廐釋斛非也

範 讀與犯同 注云不曰讀若犯而曰與同者其音義皆取犯讀若則但言其音而已

按所說未必盡然凡言讀若者擬其音而義可推也

疑 从子止匕矢聲 注云此六字有誤匕矢皆在十五部非聲疑止皆在一部止可為疑聲匕部有匙未定也當作从子匙省止聲以子匙會意

按段以脂與之必不可通故曰非聲段於音韻最為精審惟此說未免固滯其六書音韻表以之止海志代職德為一部脂

微齊皆灰旨尾蕤駭賄至未霽祭秦怪夫隊廢術物迄月沒曷
末黠鎋薛為一部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為一部謂三百篇
外凡羣經有韻之文及楚騷諸子秦漢六朝詞章所用皆分別
謹嚴不相淆混舉詩相鼠魚麗之二章三章證為二韻連用而
人不辨為分用故於許書諧聲字多所竄改即仍其舊亦必於
注辯之細考秦漢以前用韻未盡如所說也支脂之同用之文
何可勝舉即三百篇言之召南江有汜首章汜以悔六止與十
四賄韻邶風旄邶四章尾子耳七尾與六止韻靜女三章美異
美貽十二齊七志七之通為一韻衛風碩人頌衣子妻妹姨私
八微六止十二齊十八隊六脂通為一韻鄭風褰裳二章滂士
五旨與六止韻風雨三章晦已喜十八隊與六止韻于衿次章
佩思來十八隊七之十六咍韻齊風盧令次章鉞偲十五灰與

十六咍韻秦風渭陽次章思佩七之與十八隊韻曹風鴟鳩次
章梅絲騏十五灰與七之韻采薇六章依靠遲飢悲哀八微六
脂十六咍韻小弁四章唱渭屈寐十二霽十三祭十六怪與六
止韻小旻二章哀遠依底十六咍八微五旨通為一韻蓼莪三
章恥久恃至六止六至韻四月八章棗哀六脂與十六咍韻楚
茨五章備戒位止起尸歸遲私六至十六怪六止六脂八微通
為一韻甫田三章止于喜否六止與五旨韻大田首章戒事十
六怪與七志韻車牽首章牽逝渴括喜十五鎡十三祭十二曷
十三末六止通為一韻賓之初筵五章否史恥五旨與六止韻
文王二章已于世六止十三祭通為一韻絲三章飴鮪時茲七
之與六脂韻生民六章秬芑祀五旨與六止韻行葦首章葦履
體泥弟爾几七尾與五旨十一禘四紙韻既醉五章時子匱類

六止與六至通為一韻假樂四章紀友士子位暨六至與六止

通為一韻板六章麓圭攜益易辟五支十二齊五寘二十二昔

通為一韻

段氏音韻表以支寘昔列十六部齊列十五部至分用說又併圭攜為第十六部記德之族也抑十

章于否之事耳知六止五旨七之七志五支通為一韻崧高八

章德直國碩伯二十五德二十四職二十二昔二十陌韻瞻印

三章鴟階誨寺六脂十四皆十八隊七志通為一韻五章刺富

忌類瘁五寘與七志六至韻噫嘻私里六脂與六止韻潛鰭鯉

五旨與六止韻駒次章駉駉任期才六脂與七之十六咍韻又

周易象辭傾否先否後喜噬乾艸得金天鼎顛趾利出否俱旨

與止韻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六脂與七之韻遊象傳灾志德事

否志疑十六咍七志十六怪五旨七之通為一韻繫辭上傳三

章位卦辭介悔大易之六至十五卦七之十六怪十八隊十四

秦五真通為一韻八章小人之事也君子之器也七志與六至
韻是皆支脂之通用之確證亭林顧氏所分之部是已拘泥匙
通則動多窒礙無事自擾殊可不必也匕部彪下云从匕吳聲
吳古矢字此从子止才矢聲六字當是从子止吳聲五字轉寫
譌析吳為二字耳不如段氏所說也觀鉉本引錯曰止不通也
吳古矢字反匕之幼于多惑也可見說文原本作吳聲無疑

配 注云已非聲也當本是妃省聲故假為妃字又別其音妃平
配去

按妃配並从己聲段氏以己在六止為不可通也

醺 注云大雅晁鷺作來止熏熏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
醺醺恐淺人所改毛傳熏熏和悅也許以來燕熏熏釋此象之
从酉熏正與釋靈釋麓釋荆釋庸之引易同例此亦引經釋會

意之例也

按詩鄭箋云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則燕字之誤明矣
釋文云熏說文作醺則非淺人所改

叙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音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注云轉注
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
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
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
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建類一首謂分立
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
謂無慮諸字意旨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
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與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
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顯明親切者也老部曰老者考

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注蓋老之形从毛
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而其義訓則為轉注全書
內用此例不可枚數但類見於同部者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
忽學者宜通合觀之

按此戴氏震說段本諸師也戴氏之學為當世所推重而此則
未敢以為然爾雅取義同之字而歸於一非一首也如所說可
云建類為一而不可云一首可以釋同意而不可以釋同意相
受轉注者言其字非指解說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指事象形形
聲會意而又轉相挹注以為字五者之外又依於義與聲假此
以施於彼為假借故曰字者孳也言孳乳而後多也若謂轉注
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以四種為體轉注與假
借為用非古人儻六書之義異字同義互相訓釋此後人訓詁

非前人之造字字必有其義轉注取一字之義而滋數字非即
互訓江徵君六書說曰轉注者轉其意也蓋合兩字以成一意
者為會意取一義以聚數字者為轉注會意言會合其義轉注
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注考老之字立老字以為部首
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如
耆耄壽耆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
意以聚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耳
其言明通宅達自昔言轉注者衆說紛紜惟此最為得旨孫淵
如星衍為江君立傳言其說轉注之義與戴東原不附和苟同
蓋極備之異部字互訓非轉注斷斷如也大興朱氏珪亦采江
說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十曰不知闕疑

叛 改半反也从半反半亦聲 注云反覆也反者叛之全叛者
反之半以半反釋叛如以是少釋匙各本云半也从半反聲轉
寫者多奪字耳

按半也之訓讀者未能瞭如徐鎔釋以離叛引春秋藥盈入於
曲沃以叛謂分國邑之半義亦未允段以肌見改為半反支離
牽強殊不足據

噉 春林傳曰噉言 注云未見所出惟公羊襄十四年經鄭公
孫噉 傳作噉疑噉言二字有誤當云鄭公孫噉

按噉言無攷不必強作解事

違

人所登从走各衆闕

注云此八字疑有脫誤當作从走从

略省从衆人所登也故从走十四字今本淺人所亂耳人所登蒙高解从走之意也略者土地可經略也衆者土地如刻木衆衆然蓋从三字會意

按解云闕疑載疑無由理而董之也必欲得其義而以臆斷之所定十四字果可謂之古本乎以今本為淺人所亂何以尤而效之其說支離詰屈強作解事許敘云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段氏未免蹈此陋習

否 注云此字古籍中未見其訓云不見也則與日無涉其音云否省聲則與自來相傳之密音不合且何不云不聲也以理求之當為不日也从不日王風曰不日不月大雅不日成之今俗謂不遠而不定何日亦曰不日即形即義許書有此例如止戈

為武日見為覓是也

按不見當謂日暝時不見也非與日無涉惟否者聲不合於音是可疑也要之改為不日則未確經典未見之字不可妄為臆斷

參

从晶今聲

注云今聲疑後人竄改當作今象形

按徐鉉云今非聲未詳而段氏思有以易之既所未諭當存其疑不得以臆見說也且古音非可限以今韻邵正釋譏云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利之集乎鄧林游禽遊不為之勢浮魴鱉不為之殷以林與羣殷為韻皇甫謐釋勸論以音與革濱秦屯神倫伸為韻以心岑與鱗辰塵人臣倫為韻以沉余岑與真臣人鄰貧濱為韻班固典引序云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音珍為韻則參从今聲當是古讀

非後人竄改

鴝 春林傳曰有空鴝 注云曰疑衍空疑當作公即昭廿五年
左傳之季公鳥也

按解義无攷不必強為之說

禘 改作篆文麗字 注云古本皆作篆文毛刻作籀文集韻類
篇曰古作禘禘玉篇又乖異不同廣韻則麗禘各字疑禘者古
文麗者籀文禘者小篆也然小篆多用麗為形聲

按各書互異疑不能明不當以意揣度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
不知則闕乃其分也喜於立異而求勝於古人則非矣

娒 婦人小物也 注云小物謂用物之瑣屑者今人用些字取
微細之意即娒之俗體也

按小物二字惠氏士奇錢氏大昕皆云未詳江氏聲曰或是內

瑣誤寫瑣

則所稱鷓鴣之屬孫星衍淵如曰鄭注禮記物猶事也當是婦人頸肩之事下文妓亦云小物可知謂小技藝也孫說近是然亦未有確證段氏彊不知以為知謂即些之正字取微細之意則下文妓字之訓不可通矣些乃些之別非些之俗體

鎮

博壓也

注云博當作簿局戲也壓當作厭竿也謂局戲以

此鎮壓如今賭錢者之有棊也未知許意然否引申之為重也安也壓也

按許意必不如此不得其旨而強欲解之盡易其文以就已說庸有當乎漢儒注書之易字無此武斷矣賭錢有棊其言不雅馴學士大夫所不道

衛

車搖也

注云未聞以篆之次弟詳之此篆當亦謂車上一

物而今失傳車搖當是譌字

按既曰未聞何所據而以為譌字